宋史

二六

志卷第四十三　宋史九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地理六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燕山府路

廣南東路府一肇慶州十四廣韶循潮連梅南雄英賀封新康南恩惠縣四十三南渡後府二肇慶德慶英德州十一廣韶循潮連封新南恩梅雄惠紹興三十二年户五十一萬三千七百一十一口七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四

廣州中都督府南海郡清海軍節度開寶五年廢咸

寧番禺蒙化游水四縣大觀元年升為帥府舊領廣南東路兵馬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元豐戶一十四萬三千二百六十一貢胡椒石髮糖霜檀香肉豆蔻丁香母子零陵香補骨脂舶上茴香沒藥沒石子元豐貢沉香甲香詹糖香石斛龜殼水馬鼊皮藤簟

縣八

南海望隋縣後改常康開寶五年復

番禺上開寶中廢入南海皇祐三年復置有銀爐鐵場

增城中

清遠中有大冨銀場靜定鐵場錢糾鉛場

懷集中有大利銀場

東莞中下開寶五年廢入增城六年復置有桂角等二銀場靜康等三鹽場海南黃田等三鹽柵

新會下有千歲錫場海晏等六鹽場

信安下本義寧縣開寶五年廢入新會六年復置太平興國初改信安熙寧五年省為鎮入新州新興縣元祐元年復為縣紹聖元年復省為鎮後復為縣還隸廣州

南渡後無信安增縣一香山紹興三十二年以東莞香山鎮為縣

韶州中始興郡軍事元豐戶五萬七千四百三十八

貢絹鍾乳縣五曲江望有永通錢監靈源等三銀場中子銅場翁源望有大湖銀場大富鉛場樂昌中有黃坑等二銀場太平鉛場仁化中開寶五年廢入樂昌咸平三年後置有大衆多田二鐵場多寶鉛場建福宣和三年以岑水場析曲江翁源地置縣南渡後無建福增縣一乳源乾道二年析曲江之樂昌依化鄉於州頭津置監一永通

循州下海豐郡軍事元豐戶四萬七千一百九十二

貢絹藤盤縣三龍川望有大有鉛場宣和三年改龍川曰雷江紹興元年復舊興寧望晉縣天禧三年移治長樂有夜明銀場長樂上熙寧四年析興寧縣置有羅翊等四錫場

潮州下潮陽郡軍事元豐户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二

貢蕉布甲香鮫魚皮縣三海陽望有海門等三砦三河口鹽場豐濟銀場橫衝等二錫場潮陽中下本海陽縣地紹興二年廢入海陽八年復揭陽宣和三年割海陽三鄉置揭陽縣紹興二年廢入海陽八年復仍移治吉帛村是謂三陽

連州下連山郡軍事元豐户三萬六千九百四十三

貢苧布官桂元豐貢鍾乳縣三桂陽望有同官銀場陽山中有銅坑錫場連山中紹興六年廢為鎮十八年復

梅州下軍事本潮州程鄉縣南漢置恭州開寶四年改熙寧六年廢元豐五年復宣和二年賜郡名義安紹興六年廢州為程鄉縣仍帶程江軍事十四年復

為州元豐户一萬二千三百七十貢銀布縣一程鄉中有樂口銀場石坑鉛場龍坑鐵場

南雄州下本雄州軍事開寶四年加南字宣和二年賜郡名保昌元豐户二萬三百三十九貢絹縣二保昌望始興中舊隸韶州開寶四年來隸

英德府下本英州軍事宣和二年賜郡名曰眞陽慶元元年以寧宗潛邸升府元豐户三千一十九貢紵布縣二眞陽望有鍾峒銀場禮平銅場洽光上開寶四年自廣州隸連州六年自連州來隸有賢德等三銀場

賀州下臨賀郡軍事開寶四年廢蕩山封陽馮乘三

縣本屬東路大觀二年五月割屬西路户四萬二百五貢銀縣三臨賀緊有太平銀場富川上桂嶺中南渡後屬

廣西路

封州望臨封郡軍事本下郡大觀元年升為望郡紹興七年省州以二縣隷德慶府十年復舊元豐户二千七百七十九貢銀縣二封川下開建下開寶五年廢入封川六年復置

肇慶府望高要郡肇慶軍節度本端州軍事元符三年升興慶軍節度大觀元年升下為望重和元年賜肇慶府名仍改軍額元豐户二萬五千一百三貢銀

石硯縣二高要中有沙利銀場淨蘆鐵場四會中舊隸廣州熙寧六年來屬有金銀場

新州下新興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平興縣元豐戶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一貢銀縣一新興中咸平六年移治州城西

德慶府望本康州晉康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州及悅城晉康都城並入端溪以隸端州尋復為州大觀四年升為望郡紹興元年以高宗潛邸升為府十四年置求慶軍節度元豐戶八千九百七十九貢銀縣二端溪下有雲烈錫場瀧水下舊隸瀧州州廢以縣來隸有羅磨護峒二銀場

南恩州下恩平郡軍事舊恩州開寶三年廢恩平杜

陵二縣慶曆八年以河北路有恩州廼加南字元豐

戶二萬七千二百一十四貢銀縣二陽江中有海陵博賸海口遂訓等四砦有鉛場陽春下熙寧六年廢春州併銅陵縣入陽春來隸有攬徑鐵場

惠州下軍事宣和二年賜郡名博羅元豐戶六萬一

千一百二十一貢甲香藤箱縣四歸善中有阜民錢監西平流坑二銀場永吉信上永安三錫場三豐鐵場淡水鹽場海豐下有雲溪楊安勞謝三錫場古龍石橋二鹽場河源緊有立溪和溪永安三錫場博羅中有鐵場

廣南西路大觀元年割融柳宜及平允從庭孚觀九

州為黔南路融州為帥府宜州為望郡三年以黔南

路併入廣西以廣西黔南路為名四年依舊稱廣南

西路州二十五桂容邕融象昭梧藤龔潯柳貴宜賓
橫化高雷欽白鬱林廉瓊平觀軍三昌化萬安朱崖
縣六十五南渡後府二靜江慶遠州二十容邕象融
昭梧藤潯貴柳賓橫化高雷欽廉賀瓊鬱林軍三南
寧萬安吉陽紹興二十二年户四十八萬八千六百
五十五口一百三十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二
靜江府本桂州始安郡靜江軍節度大觀元年為大
都督府又升為帥府舊領廣南西路兵馬鈐轄兼本
路經略安撫使紹興三年以高宗潛邸升府寶祐六
年改廣西制置大使後四年廢復為廣西路經略安

撫使元豐戶四萬六千三百四十三貢銀桂心縣十一臨桂緊嘉祐六年廢慕化縣入焉興安望唐全義縣晉置溥州乾德元年州廢太平興國初改今名靈川望荔浦望永福下脩仁中熙寧四年廢脩仁縣為鎮入荔浦元豐元年復義寧中下本義寧鎮馬氏奏置開寶五年廢入廣州新會六年復置理定下古下永寧中唐豐水縣熙寧四年廢為鎮入荔浦元祐元年復南渡後無永寧縣

容州下都督府普寧郡寧遠軍節度開寶五年廢欣道渭龍陵城三縣元豐戶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六貢銀朱砂縣三普寧上開寶五年廢繡州以常林阿林羅繡三縣並入焉陸川中開寶五年廢順州省龍豪溫水龍水南河四縣入焉九年移治公平淳化五年又徙治於舊溫水縣北

流中。開寶五年廢高禺州，以義石、扶萊、羅辯、陵城四縣地入焉。

邕州，下，都督府，永寧郡，建武軍節度。開寶五年，廢朗寧、封陵、思龍三縣。大觀元年，升為望郡。紹興三年，置司市馬于橫山砦，以本路經略安撫總州事，同提點買馬，專任武臣。隆興後，文武通差。寶祐元年，兼邕、宜、欽、融鎮撫使。元豐戶五千二百八十八。貢銀。縣二：宣化，下。景祐二年，廢如化縣入焉。武緣。下。景祐二年，廢樂昌縣入焉。砦一：太平。舊領永平、太平、古萬、橫山四砦，元豐九域志止存太平一砦。金場一。鎮乃。偎寧六年置。羈縻州四十四，縣五，洞十一：忠州、凍州、江州、萬承州、思陵州、左州、思誠州、譚州、渡思州、龍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上思州、祿州、石西州、思浪州、思同州、安平州、員州、廣源州、勤州、南源州、西

農州萬崖州覆利州溫弄州及武黎縣羅陽陀陵縣永康縣武盈洞古甑洞憑祥洞鑄峒阜峒龍英洞龍聳洞徊洞武德洞古佛洞八躭洞並羈左江道思恩州鵝州思城州勘州歸樂州武峩州倫州萬德州蕃州昆明州婪鳳州侯唐州歸恩州田州功饒州歸城州武籠州及龍川縣並羈右江道初安平州曰波州皇祐元年改元祐三年又改懷化洞為州

融州融水郡清遠軍節度本軍事州大觀二年升為帥府三年罷帥府賜軍額又升為下都督府崇寧元年置武陽砦羅城堡二年置樂善砦廢羅城堡四年即融水縣王口砦置平州政和元年廢平州仍為王口砦與融江文村潯江臨溪四堡砦來隸尋復故紹興四年復廢平州為王口砦觀州為高峯砦元豐戶

五千六百五十八貢金桂心縣一融水（中開寶五年置羅城縣熙寧七年廢武功羅城二縣為鎮來隸）砦一融江南渡後增縣一懷遠（下紹興四年州廢復為砦來隸十四年復為縣縣有臨溪文村潯江三堡高峯砦）羈縻州一樂善州

象州下象郡景德四年升防禦景定三年徙治來賓縣之蓬萊元豐戶八千七百一十七貢金藤器槐子縣四陽壽（中下）來賓（中下舊隸嚴州州廢來屬開寶七年又以廢嚴州之歸化入焉）武化（下熙寧七年廢武化縣入來賓元祐元年復）武仙（下）南渡後無武化縣

昭州下平樂郡軍事開寶五年廢永平縣元豐戶一萬五千八百八十貢銀縣四平樂（中大中祥符元年移治州城東）立

山中熙寧五年廢蒙州以連區蒙山二縣入焉龍平中開寶五年廢富州以縣來隸又以思勤馬江入焉熙寧八年又隸梧州元豐八年復來隸宣和中改昭平淳熙六年復今名恭城下太平興國元年徙治于北鄉龍諸市景定五年復舊

梧州下蒼梧郡軍事元豐户五千七百二十貢銀白石英縣一蒼梧下熙寧四年省戎城縣為鎮入蒼梧

藤州下感義郡軍事開寶三年廢寧風感義義昌三縣元豐户六千四百二十二貢銀縣二鐔津中岑溪下熙寧四年廢南儀州為縣隸州

龔州下臨江郡軍事開寶五年廢陽川武陵隨建大同四縣政和元年州廢隸潯州三年復紹興六年復

廢仍隸潯州元豐户八千三十九貢銀縣一平南中開寶五年以思明州之武郎來屬嘉祐二年廢武郎縣入焉

潯州下潯江郡軍事開寶五年廢皇化縣俄又廢州以桂平隸貴州六年復置元豐户六千一百四十一貢銀縣一桂平下

柳州下龍城郡軍事咸淳元年徙治柳城縣之龍江元豐户八千七百三十貢銀縣三馬平中洛容中嘉祐四年廢象縣入洛容柳城中梁龍城縣景德三年改

貴州下懷澤郡軍事元豐户七千四百六十貢銀縣一鬱林中下隋鬱平縣開寶四年改

慶遠府下本宜州龍水郡慶遠軍節度舊軍事州崇祐三年廢崖山縣宣和元年賜軍額河池縣不詳何年併省咸淳元年以度宗潛邸升慶遠府元豐户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三貢生豆蔻草豆蔻元豐貢銀縣四龍水上淳化五年以柳州洛曹來隸嘉祐七年廢入龍水熙寧八年二月廢羈縻懷遠軍古陽縣為懷遠砦迷昆縣為鎮弁思立砦並入焉有懷懷遠思立二砦後改宜山天河下大觀元年六月以天河縣弁德謹砦堰江堡隸融州靖康元年九月復來隸有德謹一砦忻城中下慶曆三年以羈縻芝忻歸恩紆等州地置縣思恩下熙寧八年自環州來隸徙治帶溪砦省鎮寧州禮冊縣入焉元豐六年復徙舊治有普義帶溪鎮寧三砦南渡後增縣一河池下有銀場羈縻州十軍一監二温泉州環州鎮寧州領縣二蕃州金城州文州蘭州領縣三安化州

領縣四迷昆州智州領縣五懷遠軍領縣一又有富仁富安二監舊領思順歸化二州慶曆四年併入柳州馬平縣

賓州下安城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州琅琊石城二縣以領方隸邕州六年以領方復置州元豐戶七千六百二十貢銀藤器縣三領方下遷江中本邕州羈縻州天禧四年置上林中下開寶五年自邕州來屬廢澄州止戈賀水無虞入焉

橫州下寧浦郡軍事開寶五年廢樂山從化二縣又以廢巒州永定來屬元豐戶三千四百五十一貢銀縣二寧浦下永定下開寶六年廢巒州武靈羅竹二縣入焉熙寧四年省入靈浦元祐三年復置後更名永淳

化州下陵水郡軍事本辯州太平興國五年改開寶中廢陵羅縣元豐户九千三百七十三貢銀高良薑縣二石龍下 吳川下本屬羅州州廢開寶五年來隸 南渡後增縣一石城乾道三年析吳川西鄉置因石城岡為名

高州下高凉郡軍事開寶五年廢良德縣景德元年併入竇州移治茂名三年復置以二縣還隸元豐户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六貢銀縣三電白下 信宜中下唐信儀縣太平興國初改信宜熙寧四年廢竇州以信宜縣來隸有銀場 茂名下開寶五年自潘州來隸

雷州下海康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徐聞遂溪二縣元豐户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四貢良薑元豐貢斑竹縣

一海康下有冠頭砦南渡後復二縣遂溪紹興十九年復置徐聞乾道七年復置

欽州下寧越郡軍事開寶五年廢遵化欽江內亭三縣天聖元年徙州治南賓砦元豐戶一萬五百五十二貢高良薑翡翠毛縣二靈山望有咄步砦安遠下唐保京縣宋初改安京景德中改今名有如洪如昔二砦

白州下南昌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南昌建寧周羅三縣政和元年廢州以其地隸鬱林三年復南渡後復廢入鬱林元豐戶四千五百八十九貢銀縮砂縣一博白中南渡後隸鬱林州

欝林州下欝林郡軍事州開寶中廢欝平興德二縣州初治興業至道二年徙今治政和元年廢白州博白來隷三年復置白州以博白還舊隷南渡後廢白州以博白來隷元豐户三千五百六十四貢縮砂元豐貢銀縣二南流中下舊隷牢州州廢來隷又以廢牢州之定川宕川黨川容山懷義撫康善牢入焉興業下以廢欝平興德入焉

廉州下合浦郡軍事開寶五年廢封山蔡龍大廉三縣移州治於長沙場置石康縣太平興國八年改太平軍移治海門鎮咸平元年復元豐户七千五百貢銀縣二合浦上有二砦石康下本常樂州宋併為縣

瓊州下瓊山郡靖海軍節度本軍州事大觀元年以黎母山夷峒建鎮州賜軍額為靖海政和元年鎮州廢以其地及軍額來歸元豐戶八千九百六十三貢銀檳榔縣四瓊山中熙寧四年省舍城入焉有感恩英田場二柵澄邁下開寶五年廢崖州與舍城文昌並來隸文昌下臨高下紹興初移于莫村樂會下唐置環以黎洞寄治南管大觀三年割隸萬安軍後復來屬

南寧軍舊昌化軍同下州本儋州熙寧六年廢州為軍紹興六年廢昌化萬安吉陽三軍為縣隸瓊州十三年為軍使十四年復為軍以屬縣還隸本軍後改今名元豐戶八百三十三貢高良薑元豐貢銀縣三

宜倫下隋義倫縣太平興國初改昌化下熙寧六年省元豐三年復有昌化砦感恩下熙寧六年省元豐四年復

萬安軍同下州舊萬安州萬安郡熙寧七年廢為軍紹興六年廢軍為萬寧縣以軍使兼知縣事隸瓊州十三年復為軍元豐戶二百七十貢銀縣三萬寧下後復名萬安陵水下熙寧七年為鎮元豐三年復紹興六年隸瓊州十三年復來隸

吉陽軍同下州本朱崖軍即崖州熙寧六年廢為軍紹興六年廢軍為寧遠縣十三年復後改名吉陽軍元豐戶二百五十一貢高良薑鎮二臨川藤橋熙寧六年省寧遠吉陽二縣為臨川藤橋二鎮寧遠即臨川南渡後縣二寧遠下紹興六年復

縣隸瓊州十三年復來屬吉陽下熙寧六年廢為藤橋鎮隸瓊州紹興六年復

平州崇寧四年三月王江古州蠻户納土於王口砦建軍以懷遠為名割融州融江文村潯江臨溪四堡砦並隸軍尋改懷遠軍為平州仍置倚郭懷遠縣又置百萬砦及萬安砦又於安口隘置允州及安口縣又於中古州置格州及樂古縣五年改格州為從州政和元年廢平州依舊為王口砦并融江文村潯江臨溪四堡砦並依舊隸融州廢懷遠縣又廢從州為樂古砦并通靖鎮安百萬砦並撥隸允州又廢允州權留平州又權置百萬砦宣和二年賜平州郡名曰

懷遠紹興四年廢平州仍為王口砦隸融州十四年復以王口砦為懷遠縣

從州廢置具平州

允州廢置同上

庭州大觀元年以宜州河池縣置庭州倚郭縣曰懷德又於南丹州中平縣置砦曰靖南尋撥隸庭州大觀二年置安遠砦大觀四年廢庭州移靖南砦於廢孚州宣和五年移安遠砦於平安山置

孚州大觀元年以地州建隆縣置孚州倚郭縣曰歸仁四年廢孚州及歸仁二縣為靖南砦先於南丹州中平縣置靖南砦今移置此政和七年復置孚州及綏

仁縣仍移靖南砦歸舊處宣和三年復廢孚州及歸
仁縣置靖南砦大觀四年隸觀州紹興四年廢靖南砦
溪州大觀元年以宜州思恩縣帶溪砦置溪州四年
廢
鎮州大觀元年置鎮州於黎母山心倚郭縣以鎮寧
為名升鎮州為都督府賜靜海軍額政和元年廢鎮
州以靜海軍額為瓊州
延德軍崇寧五年初置延德縣於朱崖軍黃流白沙
側浪之間大觀元年改為軍又置倚郭縣曰通遠政
和元年廢延德軍為感恩縣昌化軍通遠縣為通遠

鎮隸朱崖軍政和六年置延德砦又以通遠鎮為砦

地州崇寧五年納土大觀元年以地州建隆縣置孚州

文州崇寧五年納土大觀元年置綏南砦紹興四年廢

蘭州崇寧五年納土

那州崇寧五年納土

觀州大觀元年克南丹州以南丹州為觀州置倚郭縣大觀四年以南丹州還莫公晟復於高峯砦置觀州紹興四年廢觀州為高峯砦存留木門馬臺平洞黃泥中村等堡砦

隆州

兊州政和四年置隆州兊州并興隆縣萬松縣宣和

三年廢隆州及興隆縣為威遠砦兗州及萬松縣為靖遠砦二州先置思忠安江鳳憐金斗朝天等五砦並廢各隸新砦仍並隸邕州

廣南東西路蓋禹貢荊楊二州之域當牽牛婺女之分南濱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嶺有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產民性輕悍宋初以人稀土曠併省州縣然歲有海舶貿易商賈交湊桂林邕宜接夷獠置守戍大率民婚嫁喪葬衣服多不合禮尚淫祀殺人祭鬼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優其秩奉春梅諸州炎癘頗甚許土人領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職

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霧之患人病不呼醫服藥儋崖萬安三州地狹戶少常以瓊州牙校典治安南數郡土壤遐僻但羈縻不絕而已

燕山府路府一燕山州九涿檀平易營順薊景經縣二十宣和四年詔山前收復州縣合置監司以燕山府路為名山後別名雲中府路

燕山府唐幽州范陽郡盧龍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建為南京又改號燕京金人滅契丹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二十四縣來歸宣和四年改燕京為燕山府又改郡曰廣陽節度曰永清軍領十二

縣五年童貫蔡攸入燕山七年郭藥師以燕山叛金人復取之　析津　廣平　都市賜名廣寧　昌平　良鄉　潞　武清　安次　永清　三河　香河賜名清化　漷陰

涿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將郭藥師以州降賜郡名曰涿水升威行軍節度縣四范陽　歸義　同安　新城賜名威城

檀州隋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橫山升鎮遠軍節度七年金人復破之縣二密雲　行唐賜名威塞

平州隋置後唐時為契丹所陷改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宣和四年賜郡名漁陽升撫寧軍節度五年遼將張覺據州來降尋為金所破縣三盧龍（賜名盧城）石城（賜名臨關）馬城（賜名安城）

易州唐置雍熙四年陷于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遂武防禦縣三易水　淶水　容城

營州隋置後唐時為契丹所陷宣和四年賜郡名曰平盧防禦縣一都城（賜名鎮山）

順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順興團練縣一懷柔

薊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廣川團練七年金人破之縣三漁陽（賜名平盧）三河　玉田

景州契丹置宣和四年金人以州來歸賜郡名曰灤川軍事縣一遵化

經州本薊州玉田縣宣和六年建為州七年陷于金

雲中府路

雲中府唐雲州大同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契丹號為西京宣和三年始得雲中府武應朔蔚奉聖歸化儒嬀等州所謂山後九州也

武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金人以州來歸六年粲固疆堡尋復為金人所取
應州故屬大同軍節度後唐置彰國軍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契丹將蘇京以州來降金人尋逐京復取之
朔州唐置後唐為振武軍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守將韓正以州來降金人尋逐正復取之
蔚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宣和五年守將陳翊以州來降六年翊為金人所殺復取之
奉聖州唐新州後唐置威塞軍節度石晉以賂契丹

在雲中府之東契丹改爲奉聖州
歸化州舊毅州後唐改爲武州石晉以賂契丹契丹
改爲歸化州
儒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
嬀州唐置石晉以賂契丹契丹改爲可汗州

志卷第四十三

志卷第四十四　宋史九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河渠一　黃河上

黃河自昔為中國患河渠書述之詳矣探厥本源則愽望之說猶為未也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我世祖皇帝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始得其詳今西蕃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流出復豬曰哈剌海東出曰赤賓河合忽闌也里术二河東北

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闊即曰闊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注合乞里馬出河復繞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至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地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放無崇山巨磯以防閑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迤東距海口三二千里恒被其害宋為特甚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

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由不能順其就下之性以導之故也若江若淮若洛汴衞漳暨江淮以南諸水皆有舟楫溉灌之利者歷叙其事而分紀之為河渠志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自楊穀抵張秋

口以遏之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將治古隄議者以舊河不
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遥隄以禦衝注之
患其後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七州之地復罹水災三
年秋大雨霖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潬
橋梁澶鄆亦言河決詔發州兵治之四年八月滑州
河決壞靈河縣大隄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馬步
軍都軍頭王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
者蠲其秋租五年正月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
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

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濵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應緣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蓺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别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案户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樹蓺者聽其孤寡惸獨者免是月澶州修河卒賜以錢鞵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河渠潰決頗為民患故署使

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
州府各置河堤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
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
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
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
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
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
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
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為
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

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温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

諸州丁夫塞之又遣左衛大將軍李崇矩騎置自陝西至滄棣案行水勢視隄岸之缺亟繕治之民被水災者悉蠲其租三年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隄以備水患滑州靈河縣河塞復決命西上閤門使郭守文率卒塞之七年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隄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遥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遥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唯滑與澶最

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溉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群臣稱賀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又命翰林學士宋白祭白馬津沈以

太牢加璧未幾役成淳化二年三月詔長吏以下及
巡河主埽使臣經度行視河堤勿致壞隳違者當寘
于法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詔發
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脉
踈岸善隤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
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五年
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
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
州西鐵狗廟凡十五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真宗
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水

勢悍激侵迫州城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踰
月而畢始赤河決擁濟泗鄆州城中常若水患至是
霖雨彌月積潦益甚乃遣工部郎中陳若拙經度徙
城若拙請徙於東南十五里陽鄉之高原詔可是年
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受代知州通判兩月一
巡隄縣令佐迭巡隄防轉運使勿委以他職又申嚴
盜伐河上榆柳之禁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
壠埽四年又壞王八埽並詔發兵夫完治之大中祥
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圖村河水決
溢為南風激還故道明年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

水河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帝曰城去決河尚十數里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既成又決於州東南李民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徙於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壖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八年乃詔徙州於陽信之八方寺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

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至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

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
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
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
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
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衞漳水又
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衞漳西岸限水為門
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
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
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
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

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兖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盗而招寇矣一日伺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

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又築堤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為煩費其議遂寢七年詔罷葺遥堤以養民力八月河決澶州大吳埽役徒數千築新隄亘二百四十步水乃順道八年京西轉運使陳堯佐議開滑州小河分水勢遣使視利害以聞及還請規度自三迎楊村北治之復開汊河於上游以泄其壅溢詔可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

二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
兵夫九萬人治之四年二月河塞群臣入賀上親為
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
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
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
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
以為河水所經不無為害今者決河而南為害既多
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汙下東河泄水又艱
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
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

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摇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於兩難之間輙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釃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

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固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堤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即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

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五年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黄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壟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黄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

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氷堅晚泮逮乎
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于河故
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
水八月菼薍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
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
月十二月斷氷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
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谼橫
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
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謂之
淪捲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

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穽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辮竹糾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

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
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
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
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
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閡之復以長木貫之
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
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
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
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
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後發

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
商胡王楚横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
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
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
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
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成四埽所費皆有
司歲計而無闕焉仁宗天聖元年以滑州決河未塞
詔募京東河北陜西淮南民輸薪芻調兵伐瀕河榆
柳賙溺死之家二年遣使詣滑衛行視河勢五年發
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決河轉

運使五日一奏河事十月丙申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
麓名曰天臺埽宰臣王曾率百官入賀十二月濬魚池
歸減水河六年八月河決于澶州之王楚埽凡三十步八
年始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
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遂遣使行視遥隄明道二年徙大名
之朝城縣于杜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
避水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隴埽慶曆元年詔權停
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議開分水河以殺其暴未興工
而河流自分有司以聞遣使特祠之三月命築隄于澶以
扞城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決口廣五百五十七步

乃命使行視河隄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至和元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二年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群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違引他事且如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

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
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
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歛怨舉事輕
脫為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
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灾歲旱
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
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
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為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
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
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

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路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

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幹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僅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

於凶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茲而發也況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毀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

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緣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為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濵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緣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

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澀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

慶曆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功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以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以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

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梢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

大抵塞商胡閉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

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之耳頃下臣議裁取其當焉預議官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久利然功大難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

以紓恩冀金堤之患十二月中書上奏曰自商胡決為大名恩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而憂金堤泛溢不能捍也頃備工費因六塔水勢入横隴宜令河北京東預完堤埽上河水所居民田數詔下中書奏以知澶州事李璋為總管轉運使周沆權同知澶州内侍都知鄧保吉為鈐轄殿中丞李仲昌提舉河渠内殿承制張懷恩為都監而保吉不行以内侍押班王從善代之以龍圖閣直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蔡挺勾當河渠事楊緯同修河決脩又奏請罷六塔之役時宰

相富弼尤主仲昌議疏奏亦不省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命三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而修河官皆謫官者劉恢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臿斸非便詔御史吳中復内侍鄧守恭置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進約以致決潰懷恩仲昌仍坐取河材為器懷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謫蔡挺奪官勒停仲昌垂子也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五年河流

派別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自二股
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七
月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
所謂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
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
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為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
于恩冀乾寧入于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于德滄
入于海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
上四界首二股河圖七年七月戊辰河決大名第五
埽英宗治平元年始命都水監浚二股五股河以紓

恩冀之患初都水監言商胡堙塞冀州界河淺房家武邑二埽由此潰慮一旦大決則甚於商胡之患乃遣判都水監張鞏户部副使張燾等行視遂興工役卒塞之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彊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帝憂之顧問近臣司馬光等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堤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而河北都轉運司言當用夫八萬三千餘人役一月成今方災傷頗徐之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今二股河門變移請迎河滂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遂與屯田都監

內侍程昉獻議開二股以導東流於是都水監奏慶曆八年商胡北流于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堤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澀致上下埽岸屢危今棗彊抹岸衝奪故道雖創新堤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道導使東流徐塞北流而提舉河渠王亞等謂黃御河帶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軍滄州等八砦邊界直入大海其近海口闊六七百步深八九丈三女砦以西闊三四百步深五六丈其勢愈深其流愈猛天所以限契丹議者欲再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覩黃河在界河

內東流之利也十一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堤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于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于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堤帝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月光奏治河當因地形水勢若彊用人力引使就高橫

立堤防則逆激旁潰不惟無成仍敗舊績臣慮官吏
見東流已及四分急於見功遽塞北流而不知二股
分流十里之内相去尚近地勢復東高西下若河流
併東一遇盛漲水勢西合入北流則東流遂絶或於
滄德堤埽未成之處決溢橫流雖除西路之患而害
及東路非策也宜專護上約及二股堤岸若今歲東
流止添二分則此去河勢自東近者二三年遠者四
五年俟及八分以上河流衝刷已闊滄德堤埽已固
自然北流日減可以閉塞兩路俱無害矣會北京留
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

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堤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堤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束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腹背受水兩難扞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諭光命同茂則再往四月光與張鞏李立之宋昌言張問呂大防程昉行

視上約及方鋸牙濟河集議於下約光等奏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狹乞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蛾眉埽裹護其滄德界有古遙堤當加葺治所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堤本欲捍禦河水西來相為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為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以為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堤去河遠者

至八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南之向著臣恐漫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為然五月丙寅乃詔立之乘驛赴闕議之六月戊申命司馬光都大提舉修二股工役呂公著言朝廷遣光相視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職待遇儒臣也乃罷光行七月二股河通快北流稍自閉戊子張鞏奏上約累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永靜乾寧等州軍水患又使御河胡盧河下流各還故道則漕運無壅遏郵傳無滯留塘泊無淤淺復於邊防大計不失南北之限歲減費不可勝數亦使流移歸復

實無窮之利且黃河所至古今未嘗無患較利害輕
重而取舍之可也惟是東流南北隄防未立閉口修
堤工費甚夥所當預備望選習知河事者與臣等講
求具圖以聞乃復詔光茂則及都水監官河北轉運
使同相度閉塞北流利害有所不同各以議上八月
己亥光入辭言翟等欲塞二股河北流臣恐勞費未
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
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
流益深闊堤防稍固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塞之便帝
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

然北流已殘破東流尚全帝曰今不俟東流順快而
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奈何光曰上約固則東流日
增北流日減何憂改移若上約流失其事不可知惟
當併力護上約耳帝曰上約安可保光曰今歲創修
誠為難保然昨經大水而無虞來歲地脚已牢復何
慮且上約居河之側聽河北流猶懼不保今欲横截
使不行庸可保乎帝曰若河水常分二流何時當有
成功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為
二流於張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
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為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

塞北流皆為身謀不顧國力與民患也帝曰防捍兩河何以供億光曰併為一則勞費自倍分二流則勞費減半今減北流財力之半以備東流不亦可乎帝曰卿等至彼視之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鞏等因欲閉斷北流帝意嚮之光以為須及八分乃可仍待其自然不可施功王安石曰光議事屢不合今令視河後必不從其議是重使不安職也庚子乃獨遣茂則茂則奏二股河東傾已及八分北流止二分張鞏等亦奏丙午大河東徙北流淺小戊申北流閉詔奬諭司馬光等仍賜衣帶馬時北流既塞而河自其南四

十里許家潵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三年二月命茂則輩相度澶滑州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濬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卒三萬三千專治東流

志卷第四十四

志卷第四十五　　宋史九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河渠二 黃河中

熙寧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茂則乘驛相視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為一帝憂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

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析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五年二月甲寅興役四月丁卯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稍障其決水至是水入于河而決口亦塞六月河溢北京夏津閏七月辛卯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産者河北調急夫尤多若河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

俱為沃壤庸非利乎況急夫已減於去歲若復葺理
堤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六年四月始置疏濬黃河
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
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
工急櫂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
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
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
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
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
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

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脩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

民而從之者帝乃許春首興工而賞懷信以度僧牒十五道公義與堂除以杷法下北京令虞部員外郎都大提舉大名府界金堤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驗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耳安石大悅至是乃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許不拘常制舉使臣等人船木鐵工匠皆取之諸埽官吏奉給視都水監丞司行移與監司敵體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横决散漫常虞壅遏十月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

五埽等處開脩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乃命范子淵及朱仲立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又用杷疏濬二股及清水鎮河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王安石乃盛言用杷之功若不輟工雖二股河上流可使行地中七年都水監丞劉璯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行流湍急漸塌河岸而許家港清水鎮河極淺漫幾於不流雖二股深快而蒲泊已東下至四界首退出之田略無固護設遇漫水出岸牽迴河頭將復成水患宜候霜降水落閉清水鎮河築縷河堤一道以遏漲水使大河復循故道又退出良田數萬頃俾民耕

種而博州界堂邑等退背七埽歲減脩護之費公私兩濟從之是秋判大名文彥博言河溢壞民田多者六十村戶至萬七千少者九村戶至四千六百願蠲租稅從之又命都水詰官吏不以水災聞者外都水監丞程昉以憂死十月安石去位吳充為相十年五月滎澤河堤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之是歲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己丑遂大決於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

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脩閉八月又決鄭州滎澤於是文彥博言臣正月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堤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村一埽自熈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低怯而有司未嘗如約其埽兵又皆給他役實在者十有七八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臣前論此弁乞審擇水官今河朔京東

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嗸嗸籲天上軫聖念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本圖補報非敢激訐也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議塞河也故道堙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堤至龎家莊古堤袤五十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縝相視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堤及於河身剏立生堤枉費功力惟增脩新河乃能經久詔可十一

月都水監言自曹村決溢諸埽無復儲蓄乞給錢二十萬緡下諸路以時市梢草封樁詔給十萬緡非朝旨及埽岸危急毋得擅用二年七月戊子范子淵言因護黃河岸畢工乞中分為兩埽詔以廣武上下埽為名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詔外監丞司速修閉初河決澶州也北外監丞陳祐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堤防歲增未免泛濫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

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
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
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之四年四月小吳埽復
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
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
納應合修立堤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
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
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
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神禹復生不過
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訓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

言王莽河一徑水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恩州趙村埧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即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制詔送李立之八月壬午立之言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兩塘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宜修立東西堤詔覆計之而言者又請自王供埽上添修南岸於小吳口北創修遥堤倂將來𨶒山水下決王供埽使直河注東北於滄州界或南或北從故道入海不從

九月庚子立之又言北京南樂館陶宗城魏縣淺口

永濟延安鎮瀛州景城鎮在大河兩堤之間乞相度遷於堤外於是用其說分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定三等向著河勢正著堤身爲第一河勢順流堤下爲第二河離堤一里内爲第三退背亦三等堤去河最遠爲第一次遠者爲第二次近一里以上爲第三立之在熈寧初已主立堤今竟行其言五年正月己丑詔立之凡爲小吳決口所立堤防可按視河勢向背應置埽處毋虚設巡河官毋横費工料六月河溢北京内黄埽七月決大吳埽堤以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武溝刀馬河歸納

梁山濼詔曰原武決口已引奪大河四分以上不大治之將貽朝廷巨憂其輟修汴河堤岸司兵五千併力築堤脩閉都水復言兩馬頭墊落水面闊二十五步天寒乞候來春施工至臘月竟塞云九月河溢滄州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埽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十月辛亥提舉汴河堤岸司言洛口廣武埽大河水漲塌岸壞下牐斗門萬一入汴人力無以枝梧密邇都城可不深慮詔都水監官速往護之丙辰廣武上下埽危急詔救護尋獲安定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北京帥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衆

號叫求救而錢穀禀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即屬都水監逐司在遠無一得專倉卒何以濟民望許不拘常制詔事干機速奏覆牒禀所屬不及者如所請戊申命擇讓陽武埽十月冀州王令圖奏大河行流散漫河內殊無緊流旋生灘磧宜近澶州相視水勢使還復故道會明年春宮車晏駕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神宗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帝雖藉其才然每抑之其後元祐元年

子淵巳改司農少卿御史呂陶劾其修堤開河糜費巨萬護堤壓埽之人溺死無數元豐六年興役至七年功用不成乞行廢放於是黜知兖州尋降知峽州其制畧曰汝以有限之材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中書舍人蘇軾詞也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徃徃東出小吳之決既未塞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堤置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竒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

擗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元祐元年二月乙丑詔未得雨澤權罷修河放諸路兵夫九月丁丑詔祕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十月庚寅又以王令圖領都水同問行河十一月丙子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為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

令圖議右司諫王覿言河北人戶轉徙者多朝廷責郡縣以安集空倉廩以振濟又遣專使察視之恩德厚矣然耕耘是時而流轉於道路者不已二麥將熟而寓食於四方者未還其故何也葢亦治其本矣今河之為患三泛濫渟瀦漫無涯涘吞食民田未見窮已一也緣邊漕運獨賴御河今御河湮澱轉輸艱梗二也塘泊之設以限南北濁水所經即為平陸三也欲治三患在遴擇都水轉運而責成耳今轉運使范子奇反覆求合都水使者王孝先暗繆望別擇人時知樞密院事安燾深以東流為是兩䟽言朝廷久議

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以前河入
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北限彊
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
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
屬遼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曆中因取河南
熟户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自河
而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又朝
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預之意深矣使
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
險非計也王巖叟亦言朝廷知河流為北道之患日

深故遣使命水官相視便利欲順而導之以拯一路生靈於墊溺甚大惠也然昔者專使未還不知何疑而先罷議專使反命不知何所取信而議復興既敕都水使者總護役事調兵起工有定日矣已而復罷數十日間變議者再三何以示四方今有大害七不可不早為計北塞之所恃以為險者在塘泊黃河堙之猝不可濬浸失北塞險固之利一也橫遏西山之水不得順流而下蹙溢於千里使百萬生齒居無廬耕無田流散而不復二也乾寧孤壘危絕不足道而大名深冀腹心郡縣皆有終不自保之勢三也滄州扼北敵

海道自河不東流滄州在河之南直抵京師無有限隔四也并吞御河邊城失轉輸之便五也河北轉運司歲耗財用陷租賦以百萬計六也六七月之間河流交漲占沒西路阻絶邊使進退不能兩朝以為憂七也非此七害委之可緩而未治可也且去歲之患已甚前歲今歲又甚焉則奈何望深詔執政大臣早決河議而責成之太師文彥博中書侍郎呂大防皆主其說中書舍人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盍因其舊而修其未備乎公著唯唯於是三

省奏自河北決恩冀以下數州被患至今未見開修的確利害致妨興工乃詔河北轉運使副限兩月同水官講議聞奏十一月講議官皆言令圖問相度開河取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處測量得流分尺寸取引不過其說難行十二月張景先復以問說為善果欲回河惟北京已上滑州而下為宜仍於孫村濬治橫河舊堤止用逐埽人兵物料并年例客軍春天漸為之可也朝廷是其說三年六月戊戌乃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議已嘗興役不可中罷宜接續工料向去決要回復故道三省樞密

院速與商議施行右相范純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
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蓋天下大勢惟人君所向群
下競趨如川流山摧小失其道非一言一力可回故
居上者不可不謹也今聖意已有所向而為天下先
矣乞諭執政前日降出文字却且進入免希合之臣
妄測聖意輕舉大役尚書王存等亦言使大河決可
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
孝先等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幸萬一以冀成功又
預求免責君遂聽之將有噬臍之悔乞望選公正近
臣及忠實內侍覆行按視審度可否興工未晚庚子

三省樞密院奏事延和殿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范純仁王存胡宗愈則以虚費勞民爲憂存謂今公私財力困匱惟朝廷未甚知者頼先帝時封樁錢物可用耳外路徃徃空乏奈何起數千萬物料兵夫圖不可必成之功且御契丹得其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家設險何與焉不然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黄河爲阻况今河流未必便衝過北界耶太后曰且熟議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

西夏本不為邊患而好事者以為不取恐失機會遂
興靈武之師也臣聞孔子論為政曰先有司今水官
未嘗保明而先示決欲回河之旨他日敗事是使之
得以藉口也存宗愈亦奏昨親聞德音更令熟議然
累日猶有未同或令建議者結罪任責臣等本謂建
議之人思慮有所未逮故乞差官覆按若但使之結
罪彼所見不過如此後或誤事加罪何益臣非不知
河決北流為患非一淤沿邊塘泊斷御河漕運失中
國之險遏西山之流若能全回大河使由孫村故道
豈非上下通願但恐不能成功為患甚於今日故欲

選近臣按視若孝先之説決可成則積聚物料接續興役如不可為則令沿河踏行自恩魏以北塘泊以南別求可以疏導歸海去處不必專主孫村此亦三省共曾商量望賜詳酌存又奏自古惟有導河并塞河導河者順水勢自高導令就下塞河者為河堤決溢修塞令入河身不聞斡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於是收回戊戌詔書戶部侍郎蘇轍中書舍人曾肇各三上疏轍大略言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椿等物三十餘萬方河朔災傷困弊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

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地巳
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
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
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
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折之
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
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
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
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
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

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

無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
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
防無復決溢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
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
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
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
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
願亟回收買梢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
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肇之言
曰數年以來河北京東淮南災傷今歲河北並邊稍

熟而近南州軍皆旱京東西淮南饑殍瘡痍若來年雖未大興河役止令修治舊堤開減水河亦須調發丁夫本路不足則及鄰路鄰路不足則及淮南民力果何以堪民力未堪則雖有回河之策及梢草先具將安施乎會百祿等行視東西二河亦以為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即奏曰往者王令圖張問欲開引水簽河導水入孫村口還復故道議者疑焉故置官設屬使之講議既開撅井筒折量地形水面尺寸高下顧臨王孝先張景先唐義問陳祐之皆謂故道難復而孝先獨叛其說初乞先開減水河俟行流通快新河勢緩人工

物料豐備徐議閉塞北流已而召赴都堂則又請以二年為期及朝廷詰其成功遽云來年取水入孫村口若河流順快工料有備便可閉塞回復故道是又不俟新河勢緩矣回河事大寧容異同如此蓋孝先俞瓘等知合用物料五千餘萬未有指擬見買數計經歲未及毫氂度事理終不可為故為大言又云若失此時或河勢移背豈獨不可減水即永無回河之理臣等竊謂河流轉徙迺其常事水性就下固無一定若假以五年休養數路民力沿河積材漸濬故道葺舊堤一旦流勢改變審議事理釃為二渠分派行流

均減漲水之害則勞費不大功力易施安得謂之一失此時求無回河之理也四年正月癸未百祿等使回入對復言修減水河役過兵夫六萬三千餘人計五百三十萬工費錢糧三十九萬二千九百餘貫石匹兩收買物料錢七十五萬三百餘緡用過物料二百九十餘萬條束官員使臣軍大將凡一百一十餘員請給不預焉頗罷有害無利之役那移工料繕築西堤以護南決口未報己亥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四月戊午尚書省言大河東流為中國之要險自大吳決後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壞塘濼兼濁水入界

河向去淺澱則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則
中國全失險阻之限不可不為深慮詔范百禄趙君
錫條畫以聞百禄等言臣等昨按行黄河獨流口至
界河又東至海口熟觀河流形勢并縁界河至海口
鋪砦地分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黄河行流已前闊一
百五十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下至一丈自黄
河行流之後今闊至五百四十步次亦三二百步深
者三丈五尺次亦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
除成空而稍深與前漢書大司馬史張戎之論正合
自元豐四年河出大呉一向就下衝入界河行流勢

如傾建經今八年不捨晝夜衝刷界河兩岸日漸開
闊連底成空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元
祐活漲非常而大吳以上數百里終無決溢之害此
乃下流歸納處河流深快之驗也塘濼有限遼之名
無禦遼之實今之塘水又異昔時淺足以褰裳而涉
深足以維舟而濟冬寒冰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處
商胡之決即已淤澱今四十二年迄無邊警亦無人
言以為深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此動煩聖聽殊不
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入海湍迅界河
益深尚復何慮藉令有此則中國據上游契丹豈不

慮乘流擾之乎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定襄鴈門
上郡太原右北平之間南北往來之衝豈塘濼界河
之足限哉臣等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
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闊加以朝
夕海潮往來渲蕩必無淺澱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
國亦無全失險阻之理且河遇平壤灘慢行流稍遲
則泥沙留淤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惟有刮除無由
淤積不至上煩聖慮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宮等五埽
危急詔撥提舉修河司物料百萬與之甲午都水監
言河為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後汎濫未著河槽前

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以為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決南宮下埽去三年決上埽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豈是北流可保無虞以為大河卧東則南宮宗城皆在西岸以為卧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決皆在東岸要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相度第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繼又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雖欲不為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奪故為二股之策今相視新開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不及已不俟工畢更撥沙河隄第二口泄減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

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為之勢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較今所修利害孰為輕重有司具析保明以聞八月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岸由孫村東行蓋每歲常事而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以分水為名欲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河事一興求無不可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而樂聞乎臣聞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今所報漲水出岸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為之遣都

水使者興兵功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遏之東行實同兒戲臣頎急命有司徐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紓北京朝夕之憂故道隄防壞決者第略加修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毋得興功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不過一月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兼聞孫村出岸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耳是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編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為

然癸丑三省樞密院言繼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煩聖慮太后曰訪之外議河水已東復故道矣乙丑李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直堤第三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又言大河已分流即更不須開淘因昨來一決之後東流自是順快渲刷漸成港道見今已為二股約奪大河三分以來若得夫二萬於九月興工至十月寒凍時可畢因引導河勢豈止為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為回奪大河之計今來既因擗撥東流修全鋸牙當迤邐增進一埽而取一埽之利比至來年春夏之交遂可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

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五年正月丁亥梁燾言朝廷治河東流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邊北之州縣未至受患其役可緩北流方悍邊西之州縣日夕可憂其備宜急今傾半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不誤國計乎去年屢決之害全由堤防無備臣願嚴責水官修治北流埽岸使二方均被惻隱之恩二月己亥詔開修減水河辛丑乃詔三省樞密院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暵闕遠宜權罷修河

戊申蘇轍言臣去年使契丹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河事皆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契丹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讙呼鼓舞惟減水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為此勢難遽回既為聖鑒所臨要當迤邐盡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為名權罷修黃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聞命踴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

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平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為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為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為不便者此事是也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偉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八月甲辰提舉東流故道李偉言大河自五月後日益暴漲始由北京南沙堤第七鋪

決口水出於第三第四鋪并清豐口一併東流故道
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為深快頗減北
流横溢之患然今已秋深水當減落若不稍加措置
慮致斷絶即東流遂成淤澱望下所屬官司經畫沙
堤等口分水利害免淤故道上誤國事詔吳安持與
本路監司北外丞司及李偉按視具合措置事連書
以聞九月中丞蘇轍言修河司若不罷李偉若不去
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乞速罷修
河司及檢舉六年四月庚子敕竄責李偉七年三月
以吏部郎中趙偁權河北轉運使偁素與安持等議

不協嘗上河議其略曰自頃有司回河幾三年功費騷動半天下復為分水又四年矣故所謂分水者因河流相地勢導而分之今乃横截河流置埽約以扼之開濬河門徒為淵潭其狀可見況故道千里其間又有高處故累歲漲落輙復自斷夫河流有逆順地勢有高下非朝廷可得而見職在有司朝廷任之亦信矣患有司不自信耳臣謂當繕大河北流兩堤復修宗城棄堤閉宗城口廢上下約開闢村河門使河流湍直以成深道聚三河工費以治一河一二年可以就緒而河患庶幾息矣願以河事并都水條例一付轉運司而總以

工部罷外丞司使措置歸一則職事可舉弊事可去
四月詔南北外兩丞司管下河埽今後令河北京西
轉運使副判官府界提點分認界至內河北仍於銜
內帶兼管南北外都水公事十月辛酉以大河東流
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志卷第四十五

志卷第四十六　宋史九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河渠三　黃河下　汴河上

元祐八年二月乙卯三省奉旨北流軟堰並依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奏臣嘗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闊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絶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絶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

計耳朝廷旣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不宜復從趙偁亦上議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倖盜功或取此捨彼譸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切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旣塞之患止知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闞村方漲之勢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

以為利而不恤上下壅潰之害是皆見近忘遠徼倖
盜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
為說姑為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為決
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為戲也請俟漲水伏
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五月水官卒請進梁
村上下約束狹河門既涉漲水遂壅而潰南犯德清
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闞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
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丙寅
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
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闊而深又自北京

往洺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之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即建言近準朝旨已堰斷魏店剌子向下北流一枝斷絕然東西未有隄岸若漲水稍大必披灘漫出則平流在北京恩州界為害愈甚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雞爪河分殺水勢吕大防以其與己意合向之詔同北京留守相視時范純仁復為右相與蘇轍力以為不可遂降旨令都水監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共議可則行之有異議速以聞紹聖元年正月也是時轉運使趙偁

深不以為然提刑上官均頗助之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為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橫壠六塔商胡小吳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從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橫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為分水初決南宮再決宗城三決內黃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闢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橫

潰為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被隄為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詔令吳安持同都水監丞鄭佑與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官具圖狀保明聞奏即有未便亦具利害來上三月癸酉監察御史郭知章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遂司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

委之乙亥呂大防罷相六月右正言張商英奏言元豐間河决南宫口講議累年先帝歎曰神禹復生不能回此河矣乃勅自今後不得復議回河閉口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彦博呂大防以前勅非是拔呉安持為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内差夫五百里外出錢雇夫及支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乃遷安持太僕卿王宗望代之宗望至則劉奉世猶以彦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今則梁村口淤灘而開沙堤兩處决口以泄水矣

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則云候霜降水落興
工矣朝廷咫尺不應九年為水官蔽欺如此九年之
內年年舉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
待水落乃可以興工耶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
以來公私費錢粮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
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王宗望亟往救護壬寅帝謂
輔臣曰廣武去洛河不遠須防漲溢下灌京師已遣
中使視之輔臣出圖狀以奏曰此由黃河北岸生灘
水趨南岸今雨止河必減落已下水官與洛口官同
行按視為簽堤及去北岸嫩灘令河順直則無患矣

八月丙子權工部侍郎吳安持等言廣武埽危急刷
塌堤身二千餘步處地形稍高自鞏縣東七里店至
見今洛口約不滿十里可以別開新河引導河水近
南行流地步至少用功甚微王宗望行視并開井筒
各稱利便外其南築大堤工力浩大乞下合屬官司
躬往相度保明從之十月丁酉王宗望言大河自元
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紛爭國論不
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禀成筭自闞
村下至栲栳堤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堤七十里
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以除河患又自闞村下

至海口補築新舊堤防增修疏濬河道之淤淺者雖盛夏漲潦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詔宗望等具析修閉北流部役官等功力等第以聞然是時東流堤防未及繕固瀕河多被水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詔給券諭令還本土以就振濟已酉安持又言準朝旨相度開濬澶州故道分減漲水按澶州本是河行舊道頃年曾乞開修時以東西地形高仰未可興工欲乞且行疏導燕家河仍令所屬先次計度合增修一十一埽所用工料詔令都水監候來年將及漲水月分先具利

害以聞癸丑三省樞密院言元豐八年知澶州王令圖議乞修復大河故道元祐四年都水使者吳安持因紓南宮等埽危急遂就孫村口為回河之策及梁村進約東流孫村口窄狹德清軍等處皆被水患今春王宗望等雖於內黃下埽閉斷北流然至漲水之時猶有三分水勢而上流諸埽已多危急下至將陵埽決壞民田近又據宗望等奏大河自閉塞闞村而下及創築新堤七十餘里盡閉北流全河之水東還故道今訪聞東流向下地形已高水行不快既閉斷北流將來盛夏大河漲水全歸故道不惟舊堤損缺怯

薄而闕村新堤亦恐未易枝梧兼京城上流諸處埽
岸慮有壅滯衝決之患不可不豫為經畫詔權工部
侍郎吳安持都水使者王宗望監丞郭祐同北外監
丞司自闕村而下直至海口逐一相視增修疏濬不
致壅滯衝決丙辰張商英又言今年已閉北流都水
監長貳交章稱賀貳乞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
止宜修緝堤埽防將來衝決而已近聞王宗望李仲
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吳安持乞候漲水前相度
緣開澶州故道若不與今東流底平則纔經水落立
見淤塞若與底平則從初自合閉口回河何用九年

費財動衆安持稱候漲水相度乃是悠悠之談前來漲水并今來漲水各至澶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九年豈得不見更欲延至明年乃是狡免三冗自爲潛身之計非公心爲國事也况立春漸近謂夫如是時不早定議又留後説邦財民力何以支持訪聞先朝水官孫民先元祐六年水官賈種民各有河議乞取索照會召前後本路監司及經歷河事之人與水官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經久可行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二年七月戊午詔沿黄河州軍河防決溢並即申奏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

外都水丞李偉言相度大小河門乘此水勢衰弱並
先修閉各立鐵眉埽鎮壓乞次於河北京東兩路差
正夫三萬人其他夫數令修河官和雇三月丁巳偉
又乞於澶州之南大河身內開小河一道以待漲水
紓解大吳口下注北京一帶向著之患並從之六月
末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八月甲戌詔大河水勢
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護隄
岸辛丑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祐李仲李偉
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三年正月己
卯徽宗即位鄭佑吳安持輩皆用登極大赦次第牽

復中書舍人張商英繳奏祐等昨主回河皆違神宗北流之意不聽商英又嘗論水官非其人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堤障猶塞兒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爲龍圖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兼專功提舉河事商英復陳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復平恩四埽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築御河西堤而開東堤之積五曰開木門口泄徒駭河東流大要欲隨地勢疏濬入海會四月河決蘇村七月詔商英毋治河止釐本職其因河事差辟官吏並罷復置北外都水丞司建中靖國元年春尚書省言自去夏

蘇村漲水後來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詔都水使者曾君貺同北外丞司經度之於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為中國患二千歲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衆人偏見欲屈大河之勢以從人者莫甚於近世臣不敢遠引秪如元祐末年小吳決溢議者乃譎謀異計欲立奇功以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用力建東流之議當洪流中立馬頭設鋸齒梢芻材木耗費百倍力遏水勢使之東注陵虛駕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增堤益防惴惴恐決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決潰又復北流此

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勢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獨
行其所無事亦未嘗不因其變以導之蓋河流混濁
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
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
今之策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欄水勢使不至
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秖宜因塘泊之岸
增設堤防乃為長策風聞近日又有議者獻東流之
計不獨比年災傷居民流散公私匱竭百無一有事
勢窘急固不可為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潰決未
久勢不可改設若興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舉實

自因之道也崇寧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詔措置大河即由西路歷沿邊州軍回至武強縣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縣乃達于冀又北渡河過遠來鎮及分遣屬僚相視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無有不下引之就高決不可得况西山積水勢必欲下各因其勢而順導之則無壅遏之患詔開修直河以殺水勢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運粮河堤為正堤以支漲水較修棄堤直堤可減工四十四萬料七十一萬有奇從之閏二月尚書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諸水在深州武強瀛州樂壽埽俯瞰雄霸莫州

及沿邊塘濼萬一決溢爲害甚大詔增二埽堤及儲蓄以備漲水是歲大河安流五年二月詔滑州繫浮橋於北岸仍築城壘置官兵守護之八月葺陽武副堤大觀元年二月詔於陽武上埽第五鋪開修直河至第十五鋪以分減水勢有司言河身當長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闊八十尺底闊五丈深七尺計役十萬七千餘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畢從之十二月工部員外郎趙霆言南北兩丞司合開直河者凡爲里八十有七用緡錢八九萬異時成功可免河防之憂而省久遠之費詔從之二年五月霆上免

夫之議大略謂黃河調發人夫修築埽岸每歲春首騷動數路常至敗家破產今春滑州魚池埽合起夫役嘗令送免夫之直用以買土增貼埽岸比之調夫反有贏餘乞詔有司應堤埽合調春夫並依此例立為永法詔曰河防夫工歲役十萬濱河之民困於調發可上户出錢免夫下户出力充役其相度條畫以聞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詔遷縣於高地又以趙州隆平下濕亦遷之六月己卯都水使者吳玠言自元豐間小吳口決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諸水至清州獨流砦三叉口入海雖深得保固形勝之策而

歲月寖久侵犯塘堤衝壞道路齧損城砦臣奉詔修治隄防禦捍漲溢然築八尺之堤當九河之尾恐不能敵若不遇有損缺逐旋增修即又至隳壞使與塘水相通於邊防非計也乞降旨修葺從之庚寅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三年八月詔沈純誠開撩兔源河兔源在廣武埽對岸分減埽下漲水也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齡言今歲夏秋漲水河流上下並行中道滑州浮橋不勞解拆大省歲費詔許稱賀官吏推恩有差昌齡又獻議導河大伾可置永遠浮橋謂河流自大伾之東而來直大伾山西而止

數里方回南東轉而過復折北而東則又直至大伾山之東亦止不過十里耳視地形水勢東西相直徑易會不十餘里間且地勢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為馬頭又有中潬正如河陽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東北二小山分為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是三山為趾以繫浮梁省費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役朝廷喜而從之五年置提舉修繫永橋所六月癸丑降德音于河北京東京西路其略曰鑿山釃渠循九河既道之迹為梁跨趾成萬世永賴之功役不踰時慮無從素人絕往來之阻地無南北之殊靈祇懷柔黎庶呼

舞眷言朔野爰暨近畿畚鍤繁興薪芻轉徙民亦勞
止朕甚憫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廣蠲除之惠應開河
官吏令提舉所具功力等第聞奏又詔居山至大伾
山浮橋屬濬州者賜名天成橋大伾山至汶子山浮
橋屬滑州者賜名榮光橋俄改榮光曰聖功七月庚
辰御製橋名磨崖以刻之方河之開也水流雖通然
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
因亦及通利軍其後遂注成巨濼云是月昌齡遷工
部侍郎八月己亥都水監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
在通利之東慮水溢為患乞移軍城於大伾山居山

之間以就高仰從之十月丁巳中書省言冀州棗強埽決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諳河事詔以王仲元代之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連經漲淤灘面已高致河流傾側東岸今若修閉棗強上埽決口其費不貲兼冬深難施人力縱使極力修閉東堤上下二百餘里必須盡行增築與水爭力未能全免決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又不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纏御河歸納黃河欲自決口上恩州之地水堤為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乙亥臣僚言禹跡湮沒於數千載之遠陛

下神智獨運一旦興復導河三山長堤盤固橫截巨浸依山為梁天造地設威示南北度越前古歲無解繫之費人無病涉之患大功既成願申飭有司以日繼月視水向著隨為隄防益加增固每遇漲水水官漕臣不輟廵視詔付昌齡六年四月辛卯髙陽關路安撫使吳玠言冀州棗強縣黃河清詔許稱賀七月戊午太師蔡京請名三山橋銘閣曰續禹繼文之閣門曰銘功之門十月辛卯蔡京等言冀州河清乞拜表稱賀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寧化鎮大河之側地勢低下正當灣流衝激之處歲久堤岸怯薄沁

水透堤甚多近鎮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時雨霈然一失堤防則不惟東流莫測所向一隅生靈所係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間諸州往來邊路乞付有司貼築固護從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楊言舊河陽南北兩河分流立中潬繫浮梁頃縁北河淤澱水不通行止於南河修繫一橋因此河項窄狹水勢衝激每遇漲水多致損壊欲措置開修北河如舊修繫南北兩橋從之九月丁未詔楊專一措置而令河陽守臣王序營辦錢糧督其工料重和元年三月己亥詔滑州濬州界萬年堤全藉林木固護堤岸其廣行

種植以壯地勢五月甲辰詔孟州河陽縣第一埽自春以來河勢湍猛侵嚙民田迫近州城止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陽守臣措置固護是秋雨廣武埽危急詔內侍王仍相度措置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三十五埽今歲漲水之後岸下一例生灘河行中道實由聖德昭格神祇順助望宣付史館詔送秘書省十二月開修兎源河并直河畢工降詔奬諭二年九月己卯王黼言昨孟昌齡計議河事至滑州韓村埽檢視河流衝至寸金潭其勢就下未易禦遏近降詔旨令就晝定港灣對開直河

方議開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
役之人聚首仰嘆乞付史館仍帥百官表賀從之三
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
壞天成聖功橋官吏行罰有差四年四月壬子都水
使者孟揚言奉詔修繫三山東橋凡役工十五萬七
千八百令累經漲水無虞詔因橋壞失職降秩者俱
復之揚自正議大夫轉正奉大夫七年欽宗即位靖
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許翰言保和殿大學士
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
相繼領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堤防之功多張梢

椿之數窮竭民力聚斂金帛交結權要內侍王仍為之奥主超付名位不知紀極大河浮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頤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為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破殘所辟官吏計金敘績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遷分爵賞毋與一役乾沒無數省部御史莫能鉤考陛下方將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誅竄昌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姦贓以正典刑詔並落職昌齡在外宮觀揚依舊權領都水監職事撥侯措置橋船畢取旨翰復請

鈎考簿書發其姦贓乃詔呂齡與中大夫揚揆與中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轉運司言本路歲科河防夫三萬溝河夫一萬八千緣連年不稔群盜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數減放詔減八千人

汴河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陰縣南為汴首受黃河之口屬于淮泗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為準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故於

諸水莫此為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
察之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歲易易則度地形相
水勢為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
役者多溺死吏又並緣侵漁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
太祖建隆二年春導索水自旃然與須水合入于汴
三年十月詔緣汴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
植榆柳以固堤防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開封府
言汴水溢壞開封大寧堤浸民田害稼詔發淮孟丁
夫三千五百人塞之三年正月發軍士千人復汴口
六月宋州言寧陵縣河溢堤決詔發宋亳丁夫四千

五百人分遣使臣護役四年八月又決于宋城縣以本州諸縣人夫三千五百人塞之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帝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旰水勢遂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知縣宋炎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是月汴又決于宋城縣發近縣丁夫二千人塞之至道元年九月帝以汴河

歲運江淮米五七百萬斛以濟京師問侍臣汴水疏
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其言曰禹
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
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即今成皐是也或云黎陽
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貝丘疏二
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
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
山以東北形高敝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
于渤海書所謂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即濁漳大
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

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菪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菪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

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晋楚戰于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兹乃絶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晋大和中桓温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

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

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絶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鷄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

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由是白沙趨東関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泝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愽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

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

而巳故祿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
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
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荆
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
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衆戰
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
漢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
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會天邑舳
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横亘中國首
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

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畎以奉巡游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真宗景德元年九月宋州言汴河決浸民田壞廬舍遣使護塞踰月功就三年六月京城汴水暴漲詔覘候水勢并工修補增起堤岸工畢復遣使致祭大中祥符二年八月汴水漲溢自京至鄭州浸道路詔選使乘傳減汴口水勢既而水減阻滯漕運復遣浚汴口八年六月詔自今後汴水添漲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護八月太常少卿馬元方請浚汴河中流闊五丈

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費即詔遣使計度修浚使還上言泗州西至開封府界岸闊底平水勢薄不假開浚請止自泗州夾岡用功八十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八以宿亳丁夫充計減功七百三十一萬仍請於沿河作頭踏道擗岸其淺處為鋸牙以束水勢使其後成河道止用河清下卸卒就未放春水前令逐州長吏令佐督役自今汴河淤澱可三五年一浚又於中牟滎澤縣各置開減水河並從之天禧三年十二月都官員外郎鄭希甫言汴河兩岸皆是陂水廣浸民田堤脚並無流泄之處今汴河南省自明河接澳入淮

望詔轉運使規度以聞仁宗天聖三年汴流淺特遣使疏河注口四年大漲堤危衆情恟恟憂京城詔度京城西賈陂岡地洩之于護龍河六年句當汴口康德輿言行視陽武橋萬勝鎮宜存斗門其梁固斗門三宜廢去祥符界北岸請為別竇分減溢流而句當汴口王中庸欲增置孫村之石限悉從其請七年德輿言修河芟地為並灘農户所侵詔限一月使自實檢括以還縣官皇祐二年命使詣中牟治堤明年八月河涸舟不通令河渠司自口浚治歲以為常舊制水增七尺五寸則京師集禁兵八作排岸兵負土列

河上以防河滿五日賜錢以勞之曰特支而或數張數防又不及五日而罷則軍士屢疲而賜予不及是歲七月始制防河兵日給錢薄其數才比特支十分之一軍士便之明年遣使行河相利害嘉祐六年汴水淺澁常稽運漕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為木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梢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為未便宰相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沮敗事宜勿聽役既半岸木不足募民出雜梢岸成而言者始息舊

曲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為駛直平夷操舟往來
便之神宗熙寧四年創開訾家口日役夫四萬饒一
月而成纔三月已淺澱乃復開舊口役萬工四日而
水稍順有應舜臣者獨謂新口在孤柏嶺下當河流
之衝其便利可常用勿易水大則泄以斗門水小則為
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安石善其議五年先是宣徽北
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家漕運以
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
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
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

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專運粳米兼以小麥此乃大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太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然則汴河乃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頼今陳説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願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方平之言為王安石發也

六年夏都水監丞侯叔獻乞引汴水淤府界閑田安

石力主之水既數放或至絶流公私重舟不可澀有閣折者帝以人情不安嘗下都水分析并詔三司同府界提點官往視十一月范子竒建議冬不閉汴口以外江綱運直入汴至京廢運般安石以為然詔汴口官吏相視卒用其説是後髙麗入貢令泝汴赴闕七年春河水壅溢積潦敗堤八月御史盛陶謂汴河開兩口非便命同判都水監宋昌言視兩口水勢𢹂同提舉汴口官王琉琉言訾家口水三分輔渠七分昌言請塞訾家口而留輔渠時韓絳吕惠卿當國許之八年春安石再相叔獻言昨疏濬汴河自南京至

泗州槩深三尺至五尺惟虹縣以東有礓石三十里餘不可疏濬乞募民開修詔檢計工糧以聞七月叔獻又言歲開汴口作生河侵民田調夫役今惟用訾家口減人夫物料各以萬計乞減河清一指揮從之未幾汴水大漲至深一丈二尺於是復請權閉汴口九年十月詔都水度量疏濬汴河淺深仍記其地分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杷以六月興工自謂功利灼然請俟今冬疏濬畢將杷具舟船等分給逐地分使臣於閉口之後檢量河道淤澱去處至春水接續疏導大抵皆無甚利已而清汴之役興

志卷第四十六

宋史

二六